

把良心给大地

司马小萌

有条新闻：一个25岁的小伙子，山东菏泽人，在安徽阜阳火车站工作4年有余。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，因为不忍家乡的农产品滞销烂在地里，于是花10万元，买了10万斤红薯，送给过路人。这是他全部积蓄。他说：“父亲前段时间去世了，我就想着做点公益。”“我很开心。大家都很开心。”

亲爱的孩子，你把良心给了大地。我由衷敬佩你！但可不可以发动大家一起助农？或者有更好的方式？打工攒钱不易，我替你心疼。

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爱着这个国家。

1

久违了，北京的地标建筑；久违了，北京的夜。

自从退休，我基本不进城。昨天应邀参观摄影大腕秦燕明位于前门琉璃厂的摄影工作室。25平方米的老房子，他花20万改造成两层，面积大了近一倍，前卫家电一应俱全。真是大开眼界！喜欢烹饪的秦同学，三下五除二，整出一桌菜。我指挥大家拍照，乐此不疲。

晚上回家，路过天安门、前门火车站、北京饭店等地方。一种熟悉的美，迎面扑来！我的手痒了，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不停地拍片。这些地方，我曾经采访多次，留下许多记忆。一幅幅一帧帧新闻图片在报纸上亮相，见证了首都的成长，也记录了一个记者勤奋的脚步。

2

上午我跟“泰会拍”摄影版编辑文捷急了！看看见报的这张照片：白花花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太有失水准！每次给摄影版选片，我都再三叮嘱文捷：没调好的照片，绝对不能见报。而今天……我气哼哼地要来作者原图，裁好修好，再气哼哼地发给文捷做示范。

过了一会儿，自己突然笑了：你，又不是这家报社的员工，不过“顾问”一下、“指导”而已，那么认真干嘛？又过了一会儿，突然发现：“认真”这东西，早已悄无声息地渗入骨髓，成为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桂林晚报游拥军说：“司马老师认真起来可敬又可爱！”嗯，这是一个“得奖专业户”的心里话。要知道，我不止一次“直言不讳”点评过他的照片。

3

一早，又被骚扰电话激怒了。“您买房吗？”“您卖房吗？”多少年了，没完没了。你以为是人人都是土豪呀？我们这个地段，就那么

吃香么？今天情绪不好，俺一改往常的一言不发、直接拉黑，大声喊道：“谁跟你联系过？瞎打什么电话！”嗓门大得近似“吼”。然后再“拉黑”。

各种骚扰，此起彼伏；多样骗局，层出不穷。国家必须出台更强有力

的打击手段，杀一儆百。还有，保护个人信息，各部门责无旁贷，管你什么理由！

朋友笑称“少见的怒”。其实本人“常喜常怒”。对好人，尤其是喜欢的，恨不得昨天见了今天还见。对坏人，就是判了无期还嫌轻。有人慨叹：“骗子咋这么多！”其实，人口多、“分母”大而已。世界上哪国都有坏家伙，就看你法制够不够严。

骗子可以见一个抓一个；而广告骚扰、推销骚扰、服务骚扰等等，如何禁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

4

虽然我喜欢风，但天天刮，可不好，树叶都快掉光了耶。“你是风儿我是沙，缠缠绵绵绕天涯”，我怎么没感觉到缠缠绵绵呢？小区门口那家餐馆是不是“倒闲”了呀？昨晚想叫外卖，餐厅两个电话都停机。与病毒斗争的日子会一直进行下去。钟南山讲，“疫情的难题在于怎么平衡，一方面要重启经济，一方面要控制好疫情，这需要精准防控，但是不意味着层层加码，加码太多就会影响经济发展。”不仅如此，我看到，疫情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，也影响着精神世界。恐惧、焦虑、烦躁、抑郁，会随着不断变异的病毒而来。重视心理健康，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，必须与全民防疫、精准防疫同步进行……

糟糕，又写错了字。不是“倒闲”是“倒闭”。

同学们又开始淘气了：“花眼的朋友说，看成倒休了。”人大教授韩海涛笑称。

“关门即闭了，倒闭等于倒闲。这‘倒闲’，也许会上2021年热搜。和六人攒蛋一样，是阁下原创。”连云港李伦月戏说。

“倒闭，有荒凉之感，悲剧。倒闲，有美好之意，喜剧。建议《咬文嚼字》重点推送之。”烟台金海善笑评。

大家顽皮得没救了。

5

某网一篇小说停更了，原因让人哭笑不得。据小说作者讲述，他的账号被黑客盗号，黑客还给他发了信息，交代了盗号始末。原来黑客认为他写得太烂，对不起自己打赏，就潜进群里把他黑了。黑客登录小说后台，修改了章节，还写了两万字新剧情。

作者称，感觉“如芒在背”，既生气又感动。网友笑评：“手把手教学”。

在文学并不讨巧的当今，写写就好，看看就好，悟悟就好。盗盗不好。

不过，如此有才，何不自己动笔呢？

6

总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——
时隔半个世纪，曾经被宣布物种灭绝的东黑冠长臂猿，在广西被重新发现。大熊猫也从濒危，降为易危。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保护的成功案例，是我国濒危物种保护的里程碑式的成功案例。

窗外，大雾。但不用急，太阳正在某处迷茫。迷茫过后，仍会头脑清醒地亮相。当光明遇见光明，善良遇见善良，就是人世间最完美的重逢。

突然想起袁隆平生前写下的一句话：“人就像种子，要做一粒好种子。”



旧日时光 詹俊 摄

河湾初冬

王金桥

不经意间，河湾之秋变深了，初冬之寒悄然而至。

季节深邃得如同一坛老酒，醇厚而绵柔。醇厚的是味道，绵柔的是思绪。

而河湾的初冬是从颜色开始的吧！

蓝的是天，白的是云。白的还有母亲刚刚拔出的萝卜，父亲刚刚切制的茯苓片。冬阳下，特别逼眼。晒在一起的，还有紫的山薯，红青相间的辣椒，红得发紫的红豆，绿得可人的绿豆，以及各类颜色的种子。整个季节，似乎被浓缩成一簸箕一簸箕的，被双亲晒在打谷场上。

依然有绿油油的，是母亲菜地里的大青菜和秋萝卜。它们被秋霜浸染后，在冬阳下越发青葱翠绿，坚守住一份朝气蓬勃。其实，大部分青菜已经被母亲砍回，腌制成了菜丝和菜杆，冬天里腌菜煮豆腐的香味已缓缓飘出，令人垂涎。大部分萝卜呢，则被母亲拔出腌制成了萝卜丝和萝卜角，萝卜丝炒毛鱼，萝卜角沾辣酱，可都是地道的乡下名菜呀！城里人特好这味道，说比大鱼大肉和山珍海味还下饭哩。

红米豆熬稀饭特好吃，初冬的早晨来一碗，全身暖和又滋养身体。绿米豆熬稀汤，放置冰箱稍作冷藏，三伏天喝下便透心凉又解渴。红豆稀也好，绿豆稀也罢，就算城里餐馆里五元一碗的，也远远比不上母亲传统熬制的味道经典。

屋坎边一片一片的黄，是由无数个小太阳组成的。一时想不起名字，便问母亲。母亲说，那叫千里光，方忆起。千里光全草入药，有清热解毒、明目退翳、杀虫止痒之功效。儿时，我和妹妹一起

比赛采摘此物，晒干后托父亲送到乡政府旁的药店去卖。父亲会将换回的钱全部给我和妹妹，甚至会再贴少许给我们作为奖励。我们也会因此而再去努力地采摘，以换取更多的零钱，买自己想买的学习用品。

千里光旁边，紫色的花冠，一束束的，学名叫香薷，奶奶一直唤它作野苏麻。野苏麻可治夏月感寒饮冷、头痛发热、恶寒无汗、胸痞腹痛、呕吐腹泻、水肿和脚气。这也是我和妹妹儿时经常采摘的一种草药，我们都很喜欢那一抹紫。但其味辛，沾在手指上，几天都不会褪去。

芦苇草已全然熟透，冬天里的一缕细风拂过，絮绒飘散开去，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很自在，又很美，有点像蒲公英，古风茫茫。

对面邻居家屋后的山岗上，杂树种类繁多，早已成为七彩之色。彩树林里，儿时的伙伴们一起赶秋采摘山果子，拎出去的篮子绝不会空着回来：红的是山楂，黄的是野柿子，深褐的是油栗子……串串欢声笑语似乎隔着时空还在耳边萦绕回响。

我徒步来到老家门前的那条小河边，寻一平石坐下。冬阳正好，眼前河水枯而未竭，亮晶晶、波粼粼，忍不住掬一捧，凉凉的，看着都甜。小水潭里，有鱼虾嬉戏，自由自在——这条小河曾经承载了我们多少儿时的记忆和欢乐啊。

抬头望远，我已无拎篮再进彩树林的冲动，竟向往起明王行诗《秋景小幅》之境：

烟碧带霜红，秋深处处同。
晚晴山更好，诗在野航中。
河湾之秋末初冬，色香味俱全，呷上一口，真的醉人。

